

布拉格 时间

Prague
Time

昂放◎著

我梦见
并不存在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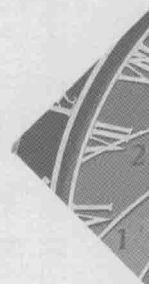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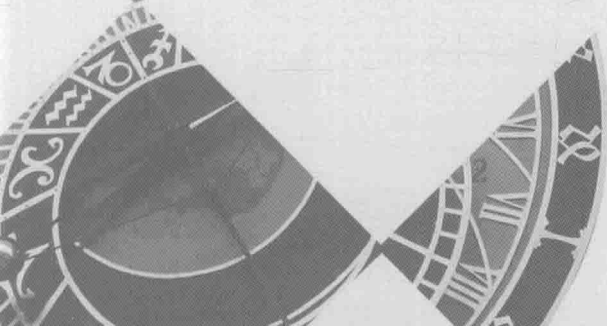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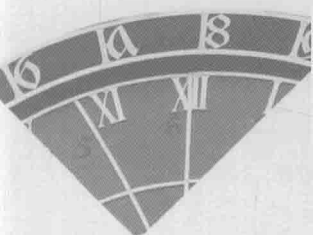
有一个人在那个城市苏醒

有一个人在低空
安静地飞行

布拉格 时间

昂放◎著

Prague
Tim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拉格时间 / 昂放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301-29912-8

I. ①布… II. ①昂… III. ①旅游指南—布拉格 IV. ①K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8935 号

书 名	布拉格时间 BULAGE SHIJIAN
著作责任者	昂 放 著
策 划 编 辑	王 莹
责 任 编 辑	延城城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9912-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 14.5 印张 173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K 的城（代序）

决定去布拉格？

因为一个人，卡夫卡或者米兰·昆德拉；因为一本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者《底层的珍珠》；因为一部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或者《柯利亚》；因为一张约瑟夫·寇德卡的照片，一支德沃夏克的曲子，一首马哈的诗，一面纪念约翰·列侬的墙。好吧。

来，走到老城广场，看看《布拉格之恋》的场景；走进金虎酒馆，坐坐赫拉巴尔的椅子，点一杯 12 度的比尔森啤酒；去庄园剧院看一场《唐璜》；去斯拉维耶咖啡馆喝一杯捷克式苦艾；穿过新城，路过一下焦街 10 号，曾经过于喧嚣的孤独；或者穿过伏尔塔瓦河，走向城堡，走向黄金巷 22 号，那里有卡夫卡打开的门，注视过的山谷。

你说，不，不因为任何人、任何文学和爱情，只是想去个地方，只是喜欢这个名字。好吧。

来，走进“新世界”，走进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走进老查理街，找一家戏院看一出黑光剧；在下一座开着门的教堂为下一个梦点一支蜡烛；去哈维尔集市喝一杯热红酒；或者上一辆有轨电车去利本尼区，找个蓝领小馆儿，沉没。



无论如何，你走进了这座城。

一定有美好的偶然与巧合。你会在一张安静的祭坛画中看到一個似曾相识的面孔；在第七区的某个墙角会看见一行小字：“艺术是一种病毒。”在天使地铁站，在自动扶梯交错时，有人穿着和你一样的外衣；在正午的共和国广场，你会遇到一个借火柴的人；在黄昏，不经意看一眼街灯，它就为你亮了；在一间二手书店会翻到一张旧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出生的日期。

你看见一些令人气馁的东西。比如，复制、粘贴在全世界的大型连锁快餐店；比如，汹涌而盲目的游客；比如，过度粉饰、展示、陈列的街、店铺和被遮蔽的生活；比如，被过度消费的卡夫卡、帅克、穆夏；比如，你为之而来但已永远失去的事物。

你看见尼采说的神秘。它来自那些无所不在的注视，来自站在屋檐下的巴洛克雕像，来自街头风中的木偶，来自复杂的小巷，无端地走不到尽头，无端地与什么人相逢。来自这座城自身的微明的光，这种光让晴朗的日子不至于轻浮，让阴沉的天气得救。

这一切来自这个字母“K”，K是卡夫卡，K是约瑟夫·K，这是K的城。

“布拉格”，捷克语是“Praha”。

诗人塞弗尔特说：“就这个城市的名字来说，在我们发音吐字颇为柔和的母语中，它属于母亲、妇女和情人的性别。”

你得面对某些深沉的情感，面对她的克制。

没有疯狂的高楼和漫出堤岸的胜利。就算是昂贵的巴黎大道，金钱的油脂也无法与岁月匹敌，岁月是石头，是沉默。

她把王冠擦亮锁进城堡深处，把弹坑也填平，把不喜欢的路名改

了，洗干净衣裳，换了新的被子，铺好了白纸。伤口没什么了不起，生活本身就是永远不愈合，有罪的人和无辜者一样满目疮痍，焰火的下一分钟就是被践踏。她知道，她什么也不说。没有人大声哭泣，只是，把酒倒满。

每个夜晚，每一道墙背后，都有人把酒倒满。

她容忍了外来者和异教徒，她打开了几乎所有的门，让陌生人看，这就是远方。

即使划完了她的所有清单，你依然会怅然若失。不要去试探她，也不要追问她的心情，她也不会回答。

所以，以一座城的克制，到此为止。

K 的城（代序）_001



老城

Staré Město / Old Town

广场_002

临街的窗_018

金子与灰尘_031

一杯满满的生活_043

桥_053

约瑟夫城

Josefov

巴黎街向左_064

1912年9月22日午夜_074

新城

Nové Město / New Town

入侵_086

捷克式苦艾_100

战后六点见_116

一切陌生的终究是陌生的_132

小城

Malá Strana / Lesser Town

K 的城_144

遇见他_156

骰子的第七个侧面_163



布拉格时间
TIME IN PRAGUE

目录



城堡

Pražský hrad / Castle

有一处自己的房子，与世隔绝 _174

新世界 _187

别处

Elsewhere / Jinde

第七区 _202

有光的一天 _213

卡夫卡索引 _219

Kafka bookshop

老城

Staré Město / Old Town



广 场

这是连续的第九个阴天。

在布拉格，一种克制的情绪已经绵延了整个秋季。喜悦和忧愁都得不到声张。每天都有经久不息的云层。偶尔的冷雨和风。大量的空白和潮湿的灰色，街道、墙壁、玻璃，长长的没有影子的时间。伞、霉菌。伏尔塔瓦河没有激流，也没有什么无端的声响和光。这种克制不断强化着这座城市的神秘和欲望。在城堡，在佩特任山，在哥特钟楼密布的尖顶，在红瓦、青铜之上，金十字之上，站立于屋顶的雕像，巴洛克的石头肌肉与衣褶之中，在有轨电车的前行和钢轨反复的战栗之上，在树的安静和叶子坠落带来的渺小的光明之中，在烟蒂熄灭之际，在啤酒泡沫高涨之际，也在这只昆虫滞重的飞行途中，在它的甲翅之上，大城孤悬。

终于，一只杯子在“卡夫卡广场”打碎了。

伏尔塔瓦河流过布拉格时有一个大弯折，老城在右岸。9世纪，这里已散落着人家和市场。1100年的记录中已有商业、军政活动，形成了“布拉格镇”。那时有13个城门。14世纪，查理四世建了“新城”，“老城”

这个名字才开始用。

1717年，在老城广场北端，圣尼古拉斯教堂边上，卡布洛瓦（Kaprova）和梅瑟洛瓦（Maiselova）两条街的转角处，建造了一幢房子，作为神甫的居所。1787年，修道院解散，神甫走了，搬来了市民。那时，这座建筑名叫“塔楼”。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出生于此。“Kafka”在捷克语中意为“寒鸦”。

卡夫卡一家在这儿住了两年。

1897年，着过一场火，建筑被毁，唯一留下的只有门廊，一直到现在，嵌在新公寓的入口，像一道旧补丁。1965年，在两面墙的边界，钉上了捷克雕塑家卡尔·赫拉吉克制作的卡夫卡的青铜头像，在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守着门前的一小块空旷，所谓“卡夫卡广场”（Náměstí Franze Kafky）。

杯子属于广场上昂贵的“卡夫卡咖啡馆”，打碎它的姑娘无措地看着迅速沉没的黑色液体和此刻布拉格最新鲜的碎片。圣尼古拉斯教堂台阶下，卖艺者的萨克斯有了一次不易察觉的停顿。广场另一边的饭馆儿，两个在门外抽烟的侍者，默默地微笑。

咖啡馆石头拱门之上，一幅黑白照片之中，是卡夫卡永远年轻的目光。

目光尽头就是老城广场。

一片古老建筑围绕的辽阔。宫殿屋顶熟透的颜色、老虎窗的灰尘、石头花纹里的雨迹，有人奔跑着制造巨大的肥皂泡，挥动手中的幻象和阴天。一队正在演奏的乐手，迅速消散的琴声和走不远的歌，几个扮成雕像的人，在童车里扮成婴儿的小丑，旋转的舞者，兜售纪念物的人，突然强烈的马匹的味道、蹄声，19世纪的车夫，大块的翻滚的烤肉已经



卡夫卡出生地



金黄，下面的火，木柴爆裂的声音、浓烟，热红酒的蒸汽和黏稠。让这一切具有意义的是这些不断涌入的成群激昂的游客，他们不介意寒冷和没有太阳的天空，不必配合秋天的克制，他们拍照、呼喊，说着不同语言，带着占领者的盲目的力量，扑向布拉格。找不到消磨者和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早已被赶出了这个广场。

11 世纪，这里是集市，是布拉格的旧镜子。大事小情都与广场相关，一个人的爱与恨，一座城的罪与罚。

伊凡·克里玛说：“无疑地，它具体展示了捷克历史的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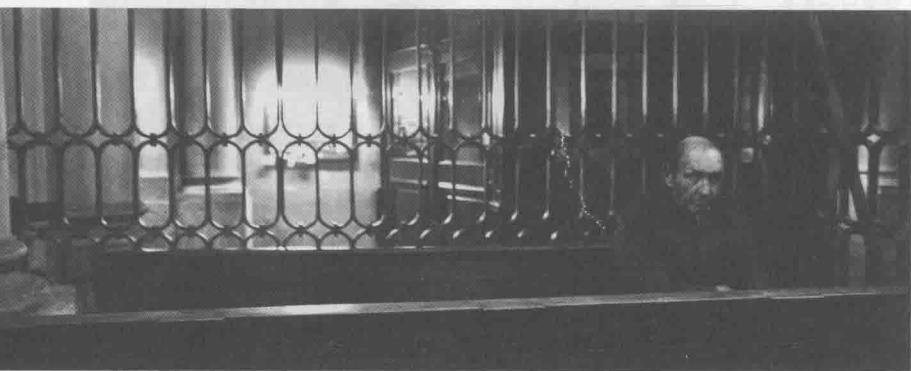
广场沉着应对着涌入者。胡斯纪念碑流淌着青铜。胡斯，就是那个伫立的人，生于1370年，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先驱，曾任查理大学校长。因为反对教皇的赎罪券，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19世纪，他成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象征。雕像立于1915年，以纪念胡斯殉教500年。

1989年1月，一个冬夜，赫拉巴尔从他热爱的金虎酒馆儿出来，穿过老城广场回家。他看见胡斯塑像的阴影打在金斯基宫明亮的粉色墙上。那一刻有笛声传来，从塑像中心飘升。他被打动了，那笛声一如变革的前兆。

赫拉巴尔在《致杜本卡的信》中写：“杜本卡，我不禁想起布拉格的老城广场，那座胡斯纪念碑，自天鹅绒革命以来，永远都菌集着青年人，他们遍布台阶，甚至基底，任何可以坐的地方，你发现这些年轻人，在胡斯像面前的摇滚乐队，他们坐在台阶上抵着自己的膝盖写明信片，来自布拉格的问候。……这座纪念碑是一张期票，只能在天鹅绒革命期间才能兑换，当拉斐尔·库贝利克指挥他的交响乐团奏响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的一刻……”

一行铭文：“彼此相爱，愿真理抵达每一个人。”

广场两端，各有一座教堂。北边，圣尼古拉斯教堂建于1732到1737年，巴洛克风格。有美丽的湿壁画。南边，泰恩教堂，14世纪的哥特建筑，钟楼高80米，是老城的地标。1673年的管风琴是布拉格最古老的，也是欧洲17世纪管风琴的杰作。1601年，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安葬在这里。斯美塔那的葬礼也是在这里举行。



祈祷的人

“她来到老城广场，这里有泰恩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不规则的长方形，以及巴洛克式的建筑。”她是特丽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女主角。1982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把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拍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丹尼尔·戴-刘易斯、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片中，托马斯在失去医生工作之后，就曾在这个广场清洗过玻璃。

米洛什·福曼在捷克电影学院曾是昆德拉的学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他热爱的作品。考夫曼说：“米洛什在我之前曾想把这本书拍成电影，可是他的两个儿子还住在布拉格，这对他来说非常危险。他知道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感兴趣。”

电影的编剧有三个人：考夫曼、昆德拉、让-克劳德·卡里埃尔。后者是法国作家，大师级编剧，与布努埃尔合作过《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与路易·马勒合作过《玛利亚万岁》，与施隆多夫合作过《铁皮鼓》。

考夫曼说：“我努力要把它拍出来，努力与让-克劳德合作，努力与昆德拉合作，努力还原昆德拉这部伟大作品。而这本书是哲学方式的，

并有自己的音乐属性。我们扩展了故事线，加入了戏剧性，同时忠于原著，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以我们的方式忠实于他，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非常复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包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演员。”

出于政治原因，电影并不是在布拉格拍的，而是在法国和瑞士。其中苏联士兵入侵布拉格的情节，外景地在里昂。从博物馆借来 20 辆原装苏联坦克在街巷上往复来去。电影中，这组镜头与纪录片中的历史画面完美契合。

有一个桥段，比诺什在街头拍照，之后，冲洗胶卷，她拿出一张照片，是布拉格街头的民众。而那张照片上的人正是考夫曼和妻子、儿子。拍摄地是旧金山。考夫曼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布拉格，这是我进入电影的方式。它被用来作为例证说明随处都在发生的事。”

电影中有一系列镜头凝视这些老城广场上的宗教建筑，其中就有泰恩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尖顶和雕像。

电影音乐是 20 世纪初捷克著名作曲家莱奥什·亚那切克的作品，忧郁、焦虑。片中，歌手玛塔·库比绍娃用捷克语演唱了甲壳虫乐队的《嘿！朱迪》。

昆德拉作为影片顾问协助了摄制工作，比如托马斯在特丽莎入睡时口中所念的那段诗就是他特别为影片而创作的。

“昆德拉告诉我，他曾在布拉格教编剧，米洛什曾跟他学习过。他说对于原著你必须有所突破。影片完成后，我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说，昆德拉告诉我要突破原著……我也这样做了。而到意大利的时候，报纸的标题说我背叛了米兰·昆德拉，这是断章取义。我从未以过于奇怪或性感的方式来更改原作。对于原著必须是以直接的爱和力量来靠近。昆德



拉看过之后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是考夫曼的说法。

不过，昆德拉后来说，这部电影的精神同他的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的关联非常有限。在这次经验之后，昆德拉不再允许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

米兰·昆德拉在捷克生活了45年，大部分时间在布拉格。

1975年离开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1981年，他被归化为法国公民。1990年，他写作了最后一部捷克语小说《不朽》。晚年，他自称为法国作家。

在捷克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对昆德拉的“敌意”和“反感”，这被昆德拉的拥趸解释为“嫉妒”。对此，伊凡·克里玛曾说，“但是我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依我看，它部分地是由于昆德拉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那种简化和展览式的方式引起的”；“进一步说，他所表达的经验，人们也许会说，和他1968年前身为前制度的一名十分投入和受到嘉奖的追随者的身份很不协调”。此外，“当昆德拉获得他最深最广泛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文化正处于困苦斗争之中。……昆德拉身处所有这些努力之外”。

昆德拉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1989年，巴黎的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伊利·曼佐导演、根据赫拉巴尔小说《线上的云雀》改编的影片。观众很少。其中就有热泪盈眶的昆德拉和他的妻子薇拉。“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

此刻，游荡是不现实的，只有穿过，汹涌的异乡人，他们手中类似盲杖的指着天空的自拍杆。对于广场的美，他们的感受更为强烈和正常。

广场的热红酒



卡夫卡从未远离这个广场。除出生地之外，广场边还有过他的两个家。

一个，就是这幢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外墙遍布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灰泥浮雕。这里曾是药房，起名“白狮屋”，一角仍有白狮塑像。现在的名字是“分钟屋”。1889 年，卡夫卡一家搬来。他的三个妹妹埃莉（Ellie）、瓦丽（Valli）、奥特拉（Otdla）就在这儿出生。工作日，卡夫卡的父母都不在家，母亲为家族企业做事，每天工作长达 12 个小时。卡夫卡在写给米莱娜·杰森斯卡的信中描述，小时候，他就是从这里出